論語 一
學而 為政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孔子世家朱子系其要語與名丘字仲尼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爲名字其先宋人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紇遂遷于魯父叔梁紇下沒反母顏氏名徵在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陬側鳩反○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云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上聲爲委去聲吏料量去聲平委吏本作季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世家朱子纂其要於此）孔子名丘字仲尼（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爲名若字）其先宋人（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紇遂遷于魯）父叔梁紇（下沒反）母顏氏（名徵在）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郰邑（郰側鳩反○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上聲）爲委（去聲）吏料量（去聲）平（委吏本作季

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史記索隱司馬貞作為司職吏畜許又反蕃音煩息職見音現

周禮牛人讀為樴音特又餘式之式二反義與杙同杙餘式反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去聲田雲峯胡氏曰此以後多用論語證以經證史也此二事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註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適周問禮於老子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雖知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

之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齊大夫)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

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朱子曰聖人欲往是當他名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来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些自是好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聲下同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鄆汶陽龜陰之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許規反毀也下同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朱子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十四年乙巳孔子年

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去聲正卯與音預聞國政

三月魯國大治去聲齊人歸女樂以沮在呂反止也

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音煩祭祀餘肉也俎於

大夫孔子行魯世家自此以上皆為十二年

事問設若魯亦致膰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

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

討一箇事故去○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

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為相也與聞國政而已

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

其不足與有為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適

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

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

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晋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荅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朱子曰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眞箇要去做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扶又反如陳據論語則絶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

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失涉反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衞如陳之時楚

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新安陳氏曰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饒氏云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底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故謂之書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

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雲峯胡氏曰讀此者要看太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及魯又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考故不書耶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晩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以問孔子當周衰時可有為否朱子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説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乃叙書傳去聲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

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音急字子思

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信爲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必爲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程子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若是○問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㝡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朱子曰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㝡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将死之言則其去弟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盖其弟子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没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當時既以

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爲此說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爲據也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爲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與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

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蔬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顛寘之患者讀之孰知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讀之孰知回不惰師書紳為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朱子曰學者須著實循序讀書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尚不耐煩看得之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得如此長遠工夫耶○慶源輔氏曰嗜之而飽饜充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雲峯胡氏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略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程子曰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皐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疑○問論語如何讀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程子曰頗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和靖尹氏曰論語之書迺集記孔子嘉言

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于聖人之門
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延平
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
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
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
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
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朱子曰所謂
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
論語讀著越見意思無窮今日讀得些意思
明日讀又長得意思○朱子曰論語中程先
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
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
已下論解論語○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
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
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胷中如謝氏說
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
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集註
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實有說
全別者是未定也○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
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

○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
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
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
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某於論
孟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子
細看○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
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讀集註只是要看無
一字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
○集註至于訓詁皆子細看蓋要人字字思
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問註或用者
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
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
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某猶
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為言某也前
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說如
此無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
通也○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
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
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
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

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論語集註序說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朱子曰此一篇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為多務本之意○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句以為首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首標之如首章以時習為本次章以孝弟為為仁之本三章以忠信為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為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類推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雖在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

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顔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

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覺軒蔡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問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正是如此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勉齋黃氏曰集註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並言

何也曰言人之效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曰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吾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曰觀其作為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讀書窮理要當盡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為是詳復也理當然也世之學者意念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隅便以為足則其為跡率也亦甚矣學者觀於此亦足以得養心窮理之要矣曰若是則學之為言固無所不學也今集註於此乃以為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而復其初何也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在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於論語之首章首舉是以為言其提綱挈領而示人之意深矣○雲峯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為或以所為為所行殊不知汝為周南召南集註曰為猶學也論語曰為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

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為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是以為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為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脩即是復其初○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所為不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然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然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然之善而已朱子所謂以已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能指行而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

習鳥數音朔下同**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朱子曰說文習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是未理會得

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已○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寄而無窮蓋如此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

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是如何○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厚齋馮氏曰習鳥雛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已而習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習一義也

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說喜不能自已今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學美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美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曾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

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

曰習重平聲習也重雙峯饒氏曰習字訓重故重險謂之習坎時復又扶反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前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思繹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時涵泳之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悅雲峯胡氏曰時復思繹則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也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曰時習者無時而不

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莊皆反立時習也多軒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記曲禮如尸註曰視貌正如齊註曰磬且聽謂祭祀時○朱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例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朱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於

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衆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已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權欣宣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則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矣○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悅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信從者衆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惬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

則豈不可樂○問朋来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南軒張氏曰有朋自遠方来則已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已講習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爲發舒也○新安陳氏曰以善及人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習說則善方成已朋來則善方及人矣

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朱子曰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耳悅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悅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雙峯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名焞字彦明河南人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朱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不已知則不慍樂慍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新安陳氏曰己誠有所學人之知不知何加損於己朱子云爲學是爲己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雙峯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衆人上而君大夫亦是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朱子曰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慍○雙峯饒氏曰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後能不慍○雲峯胡氏曰說是喜意慍是含怒意喜怒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新安陳

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慍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慍言故居尹說之後

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

去聲

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問稍知為己則人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朱子曰人待已平平亦不覺但彼人做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不甘便是慍慍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慍便是裏面動了○人不見知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此學之終也○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為不平況其不知己乎此不知不慍所以難也○問不慍之說孰為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覺軒蔡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慍然後君子也

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慍以說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朱子非正解本句特統而論之耳所以繼於尹氏程子之後○慶源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曰順曰逆皆理也但處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及也**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問集註言君子而復歸於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何也勉齋黃氏曰學而至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是而已非體之之實孰能知之哉○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又慮夫學者躐等而進急者半途而止昧者又或離析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始之所學然後時習以熟之則夫說之與樂可以馴致初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德故又以此說終之○雙

峯饒氏曰集註謂德之所以成亦在乎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此言極有意味○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雲峯胡氏曰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已焉於此見朱子喫緊教人處○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以爲成德之由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朱子曰惟樂後方能進步不樂則何道以爲君子○新安陳氏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必有成已之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不足以言成德君子也夫學者所以學爲君子學由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爲君子學之能事畢矣朱子

云論語首曰學而時習之至不亦君子乎終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深有意蓋首篇首章末篇末章皆拳拳以君子望學者宜乎朱子以為深有意焉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為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朱子曰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陵犯乃為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干犯是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悖逆爭鬭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此諫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陵犯也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音佩

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

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平聲

務專力也慶源輔氏曰專用其力而為之也本猶根也仁者

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

謙退不敢質言也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

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
離了愛去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為
性了周子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
便是把博愛做仁了○仁便是本仁更無本
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
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
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
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
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
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
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否曰只是推
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勉齋黃氏
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謂德
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
乃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
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
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
也故仁之為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
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

無不包也○諸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于以見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于以見愛本於仁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無仁何以能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集註於孟子首章又倒置其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為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

朱子曰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一凡字○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朱子曰其為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雲

峯胡氏曰上文是泛言爲仁此節則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泛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爲仁之本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爲之本○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扶又反有逆理亂常之事雙峯饒氏曰孝弟順德也犯上是小不順底事作亂是大不順底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新安陳氏曰以上解此章正意下句別是一意又推本言之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朱子曰仁不可言至仁是義理不是地位地位可言至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

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程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謂爲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爲道也○朱子曰爲仁以孝弟爲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爲仁以孝弟爲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

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問孝弟是為仁之本義禮智之本如何曰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所以然者智之本也○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是羞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

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是一箇性性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為仁之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切緊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始枝葉繁茂日固是但有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根本○問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為仁以孝弟為本日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

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榦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榦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為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章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仁之緒也而貫四端之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問既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為仁之本仁為孝弟之本同乎否乎慶源輔氏曰本之為根則同而其所以為根則異行仁以孝弟為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根以其裁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為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之致論性而不以仁為孝弟之根則其裁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或問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晦翁謂鮮是少若說鮮矣則未以為絕無孝弟之人猶有犯上之意耶潛室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

自是無世俗一等麤暴氣象縱是有之然是罕見到得麤惡大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少○雲峯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新安陳氏曰言仁為論語一書之大綱領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為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録此其首章云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言之仁也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

辭色間務為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只爭一箇為已為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巧言令色求以說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已害人然後為不仁也○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說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已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又曰小人訐以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問脩省言辭誠所以立也脩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餂人脅

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曰有所為之說甚善○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朱子曰夫子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懼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害辭之惑者也○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引二者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急而識其所以當務與其所可戒也○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雲峯胡氏曰上章好犯上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東陽胡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為多○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為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

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皆非仁本註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新安陳氏曰程伯子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來之集註乃采程叔子之說勿齋程氏謂叔子之言為切○朱子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

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盖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無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己爲忠見於物爲信○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日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陳氏曰從內面發出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外者皆以實是信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

問曾子三省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在所省乎朱子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朱子曰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

改省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集註二句之所本盖在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將又生矣豈日省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朱子曰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盖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為人謀時須竭盡自已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

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爲他謀如爲衆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只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爲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人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汎說人自爲謀必盡其心到得爲他人謀便不子細致悞他事便是不忠若爲人謀事一似爲己爲盡心○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事接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雞鳴而起孜孜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勉齋黃氏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尹

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朱子曰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新安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方其流為莊周之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彌盡反泯盡也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廣平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德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〇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

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
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問曾子三省
之事何故只就接物上做工夫南軒張氏曰
若是他人合只省之事更多在曾子自省察則
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是下爲已篤實工夫
不能如此○雲峯胡氏曰曾子早悟一貫之
旨晩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
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已及人因人反已之學
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爲一唯在三省後
非矣○新安陳氏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
雨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謂曾子於聖
人泛應曲當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
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
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
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
一即有如時雨化之如農人種植之功其力
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即浡然奮發而收成朱
子以孔子之於顔曾當之淳參二章以觀三省
章此正是隨察力行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
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如何反

以悟一貫為早年事加三省為晚年事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並去聲

道治也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之心言也曷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法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甲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與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

無一息之雜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合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而言**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胡氏曰裁於已敬則施於民者信**時謂農隙**乞逆反**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

交接○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兩各以兩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慶源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前四章是為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程子曰此言至淺新安陳氏曰謂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去聲亦不過此新安陳氏曰近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延平人程門高弟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

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彖傳文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新安陳氏曰力本謂農事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新安陳氏曰所存謂為政者之心未及為政謂政之條目如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為政之條目也楊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事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

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脩已以敬是最緊要處愚謂五者反復芳服反亦作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問反復相因朱子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敬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潛室陳氏曰晦庵說五者反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去是如此而後能如此如人能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既能信則必欲所行孚於民自然能節用既能節用自然不傷財而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是如

此而後能如此是自上而下相因如此如自下面說作上來則是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以敬去做事便不敢苟簡胡亂去做須要十分好方止既得便好便不至於苟簡變更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時久或昏或為權勢所發或為利害所動前日出一令既如此令日又變了如彼這便不是信便有妨於敬所以著別下工夫於信去補這敬然只知信或出一政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更不可發易此固是好然而自家奢侈之心或有時而生不能節用要如此廣用則是所令又反其所好却有害於信故又須著去節用方得然只恁底節用不知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心下已有所吝嗇則凡民有飢荒不能去發倉振廩恤貧濟乏至於築城鑿池思患預防不可已底事亦吝嗇了不捐財以為之是知節用而不知所以愛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既愛民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便當隨時使去

做至冬來閒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所謂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此自下相因而上如此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下德行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朱子曰謹信言行相顧之謂汎廣也衆謂衆人問汎愛衆朱子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親近也仁謂仁者朱子曰汎愛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愛矣○問而親仁曰

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朱子曰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去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

已朱子曰無弟子之職以爲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眞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問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爲緩哉曰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南軒張氏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己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文謂文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推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爲本推而達之也○雙峯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爲致知與力行爲

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文之為輕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趙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不脩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也○雲峯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行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專為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為人弟為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為先故為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便當以學學文為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中○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

進可見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聲下同色之心好善有誠也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僞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為長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朱子曰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

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雙峯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為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朱子曰人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

○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

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也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大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朱子曰子夏此言被他說殺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耳○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

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絶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絶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胡氏曰以未學爲生質之美者人固有得氣質之清粹而所爲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

固也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慶源輔氏曰人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去聲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必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以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朱子曰忠爲實心信爲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或違於物則

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爲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眞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主忠信是誠實無僞朴實頭主宇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於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爲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

○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鄕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扶又反有物乎

問伊川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朱子曰以人言之則爲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

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西山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新安陳氏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之也人不誠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卽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已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 問必擇勝已者爲友則勝已者必以我爲不如已而不吾友矣朱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已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已者爲友不如已者又來求我卽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總不如已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

如已者與勝已者㕘也○人交朋友須求有
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大凡師則求其
賢於已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
絶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人取
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者
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
長上聲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
以從善而已廣平游氏曰過而能改善莫大
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
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
憚改者其爲善可勝計哉○朱子曰最要在
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
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

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雲峯胡氏曰此過也人而集註以爲惡曰長者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新安陳氏曰提首句君子字總說全章四節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慶源輔氏曰威由重生先言威便文耳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未必樂音洛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龜山楊氏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爲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爲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聞

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勸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慶源輔氏曰苟未至於聖人孰能無過儻或畏難而苟安則過益以大志益以惛不惟勝已之友將舍我而去而忠信之德亦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要之自始學至於成德唯改過為最急○新安陳氏曰君子之為學當以重厚為質尤當以忠信為主而輔之以勝已之友終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信為尤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

所易下去同聲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蘇說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雲峯胡氏

曰古註云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喪禮與誠易之蓋喪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愼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踈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盡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兩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愼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岡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温和厚也西山真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温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去聲下同直也朱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平易坦易直如白直無險詖子諒慈良也恭莊敬也西山真氏曰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恭也儉節制也朱子曰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西山真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讓謙遜也

西山真氏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 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止此此乃聖德之光輝發見於接人之際者○林氏少顯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 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 朱子曰子貢謂夫子之求之與承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 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

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新安陳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孟子謂聖人身所經歷處則人皆化心所存主處皆神妙無不通也德言盛禮言恭出易繫辭不願乎其外出中庸○朱子曰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此五字是如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方好○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朱子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

猛恭而安○雲峯胡氏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政姑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子貢異時綏來動和等語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焉按饒氏謂此即聖人中和氣象又謂神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夫苟是中和氣象則謝不當三亦字以謝氏爲微寓抑揚之意則其不足以盡中和之氣象明矣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也

張敬夫〔名栻號南軒廣漢人〕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慶源輔氏曰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私欲之害〕

蔽深而難除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志者行之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慶源輔氏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而言則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

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雲峯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在時子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

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若父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問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

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為於是可以行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已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況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耳曰此說得之○或問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

其孝善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南軒張氏曰若悖理亂常之事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亂常之事也○西山真氏曰為人子者當隨所遇而裁之自人君而言則武繼文志則終身無改宣承厲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三年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姑泯改為之迹不亦善乎○東陽許氏曰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朱子曰節者等級也

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裏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勉齋黃氏日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冠如此婚是人事若冠禮裏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據此是則○陳氏日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纍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胡氏日天理其體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其用故先儀而後則

和者從止容反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

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因用而遡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為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新安陳氏曰此字貼斯字指禮之和而言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朱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纔出勉強便不是和○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敬而和著意做不得纔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理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如

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是嚴敬中順禮而安泰者也○覺軒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禮之用固貴於和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非禮之外又加從容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扶又反下同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新安陳氏曰節即天理節文中本然之節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朱子曰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程子曰禮勝

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此章本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朱子曰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便是禮樂之正○和固不可便指爲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又曰如人入神廟自然敬肅不是強爲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

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又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纔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纔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問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然有箇撙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令人行事莫是用先全禮之體而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是○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如何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又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

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纔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氳磅礴氣象凡恰好處皆是和○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為之皆合於理而自和矣○西山真氏曰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情性上說○雙峯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

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朱子曰自心而言則心爲體敬和爲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爲體和爲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和有樂底意思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新安陳氏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之此指上一節和謂知和之和節謂以禮節之之節此指下一節程范借樂字以形容和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雲峯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沖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

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與全體字相反失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 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勉齋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昶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信二字本此 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 胡氏曰信為約信恭

為致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雲峯胡氏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 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

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 朱子曰此言謹始之意始初與人約便須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不度於義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人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

致恭而中去聲**其節則能遠恥辱矣** 朱子曰恭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不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

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
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近猶合也古
人下字寬亦大綱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已近
禮義了○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
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
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
及必取辱矣○雙峯饒氏曰有子氣象從容
辭不迫切於禮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緩
故直以合義中節言之
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
所依者不失其可親
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
朱子曰因之為
依勢敵而交誠
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
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王
顏讎由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
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失
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
焉則異日亦可宗之主之矣○因如因徐辟之
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
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則須於其初審其

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此言人之言行(去聲)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說上三句)而慮其所終(說下三句)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平聲)其自失之悔者矣

問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子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底下一截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久後無弊之效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一般○雲峯胡氏曰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東陽許氏曰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理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上兩節言行是脩已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該之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新安陳氏曰志在學自不暇及於求安飽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朱子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雙峯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集註承以訓此 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 朱子曰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

欽事謹言是其用工處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欲就正有道亦徒然○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就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

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朱子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雲峯胡氏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汎此一道字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猶路然人所由者謂之非路不可不若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新安陳氏曰此有道字指有道之人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

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朱子曰楊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不知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已而已使人皆如此潔身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溥遍而施則有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一施有差等者仁中之義也其分殊今親親與仁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爲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爲敏事愼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爲好也○雲峯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

之志必敬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慶源輔氏曰爲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爲卑屈故多求而諂爲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爲矜肆故有恃而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上聲善樂

音洛上同循理亦不知其富矣漢董仲舒策孔子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慶源輔氏日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新安陳氏日處其貧不自知其富則超乎貧富之外矣○東陽許氏日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之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於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為得有早屈心既樂循理為得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著兩字意子貢貨殖音寔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註云買賤賣貴以殖其貨故以此為問

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新安陳氏曰可也是許其已能自守而無諂無驕而勉其所未至也新安陳氏曰勉其更進於樂與好禮○龜山楊氏曰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溢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朱子曰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又曰今人未能無諂無

驕却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註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生產作業矣曰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亦是把貧富煞當事了○厚齋馮氏曰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力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且好禮則貧富兩忘矣蓋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事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 與平聲

詩衛風淇奧於六反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又反下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

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朱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爲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也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學自脩釋之與此不

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已之志或跡或寄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勉齋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好禮為如磋如磨則告往知来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磋琢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西山真氏曰凡製物為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既切琢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来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来者其所未言者朱子曰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跡寄○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

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七到反道之極致亦不可騖音務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雲峯胡氏曰常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已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已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切必貴磋琢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己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者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知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人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為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蔡氏曰學而末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慍意實相關里仁憲問衛靈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己庶無所慕於人也○雲峯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慍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為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

門人紀次豈無意歟○東陽許氏曰此兩句
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
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已之善不知却欲知
人之善惡事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已知
知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
當明理脩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
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
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
後無損而有益然此事以學者言聖人則未
甞指定也若推而言之則上下皆可通上句
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己應事唯循天理
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
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
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擧
賢才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
其可乎否則賢愚混淆分朋傾軋而亂亡至
矣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新安陳氏曰首訓正字本夫子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新安倪氏曰倪氏附録本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胡氏通心主得於心而不失之說膠於胡泳伯量所記謂先生因執扇謂曰德字須用不失訓如

得此一物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得也此句含兩意一謂得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先師之謂此一說縱使有之亦必非末後定本深思細玩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之精當不可易也朱子訓德字蓋做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得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得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者之於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於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精矣今曰得於心而不失則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之必遽云不失不比據於德註云據者執守之意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若遽云不失則似失之急又近於贅大學序所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心也以前後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為尤信

北辰北

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椿子極星便是近椿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椿子便轉得不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又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静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

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

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本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為天之極譬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

為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朱子曰不是塊然全無作為只是不生事擾民德脩於已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為政以德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為但人所以歸往乃在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極也○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遷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上聲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慶源輔氏曰范氏推廣程子之意併舉其效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擧大數也蔽猶蓋也朱子曰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思無邪魯頌駉古螢反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

定爲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聖人刊定好底詩便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問集註以爲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雙峯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爲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歸之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

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

切矣延平李氏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問直指全體朱子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

該也○慶源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詩人主於諷詠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隱微委曲之意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朱子曰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謂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有脩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乃可謂誠○雲峯胡氏曰程子惟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集註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學者必務知要益可見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東陽許氏曰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儀禮也如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由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餘條○曲禮篇首云毋不敬○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

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問刑政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

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也○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底故齊一之以禮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術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勉齋黃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為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使

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去聲下輔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出治音同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新安陳氏日固不可無德禮亦不可無政刑所謂不可偏廢也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新安陳氏曰禮記經解篇云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集註本此句析之而輕重焉分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平聲其本也新安陳氏曰末謂政刑本謂德禮○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

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爾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為天下何曾慶政刑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説聖人謂不可專特政刑然有無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説話無一字德意味○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禀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雲夆胡氏曰此篇首章曰為政以德政與德為一此章分政與德為二前章專言古之為政者皆自躬行中流出此章則言後之為政者但知道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效如此而集註以相為始終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新安陳氏曰心之所之說文中語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然猶是守住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朱子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朱子曰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上須知他本源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又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

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為性性之所具為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和靖尹氏曰六十而耳順聞理即悟○朱子曰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著力處今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曉也○或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

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盡有次第節目○慶源輔氏曰所知至極而精熟徹表徹裏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

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朱子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天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路不是至七十歲便畫住了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

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縈定反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新安陳氏曰道言渾淪之體義言隨事適意之用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史記夏記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朱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理會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

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 慶源輔氏曰亟者則躐等而進怠者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 魯水反 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 新安陳氏曰若自謂吾學已至則便不是聖人 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 新安陳氏曰自為立與不惑等名 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

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上聲此問此章如何分知行朱子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知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十五志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心所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俟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底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裏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

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為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雙峯饒氏曰入字尤為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自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雲峯胡氏曰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未敢自謂是聖人若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

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為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助者亟用其心亦如何便到聖處○新安陳氏曰聖人所志之學大學也大學之道知行為要此章分知之始知之至行之始行之至朱子一條盡之矣聖學自志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終惟一心學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念念在道大本立矣心之所願謂之欲從容中道大用行焉其中節次自志學而以序進自有欲罷不能者常人肆其心之所欲皆私欲耳烏知其所謂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始能勉彊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之累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於矩學者苟能卓然立志以志乎聖人所志之學循其序而知行並進焉學與年俱長德與年俱進豈不能漸造於純熟之境而於希聖其庶幾乎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音佩於理朱子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爲而爲固爲不孝若當爲而不爲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齊都包在裏○或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新安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爲去聲孔子御車也

孟孫即仲孫也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爲孟者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

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為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新安陳氏曰恐其以從親之令為無違則失其本指故語音御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冀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慶源輔氏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

之然語意渾上聲然又若不專為去聲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朱子曰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闊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說○陳氏曰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多少事皆不可不講○莆田黃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儉陋者與不得為而為之謂僭禮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朱子曰為所得為只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五十四樊遲為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沒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令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即其妻後所命以教其子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為而僖子之心慰矣奈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所宜細玩○新安陳氏日孔子此言雖若告衆人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衆人舍蓄深切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東陽許氏曰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此正解經一句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新安陳氏曰此五句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涵甚闊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爲孝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爲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解正意則迂晦矣○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

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雙峯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凡所以守其身下一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雲峯胡氏曰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況凡爲人子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 吳人 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 許六反 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

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問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延平李氏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爲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

馬卽陷於犬馬之養矣○朱子曰子游是簡
簡易人如灑掃應對便忽略了如喪致乎哀
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
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
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絶之甚
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
也○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
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
徒愛而不知敬乎○雙峯饒氏曰是謂能養
皆能有養看兩箇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
與養犬馬之人言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
則與養犬馬之人無所分別非謂父母與犬
馬無別也集註云與養
犬馬者何異卽是人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
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

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陳氏曰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擧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僞爲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去聲○此事親之常事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新安陳氏曰後說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朱子曰此說亦好○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新安陳氏曰事親以禮人所通行告武伯者以

其人多可憂之事問如何見得朱子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如此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温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朱子曰告懿子無違意思闊若其他所告則就其人所患說然聖人雖是告衆人若就孟孫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灑掃應對之論與博學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愛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問如何見子夏直義處曰觀其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宮黝似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曰太莊太嚴厲了○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温

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剛方否曰只是
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問夫子答子游子
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
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盡是
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理
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
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
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問孔子答問孝四
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
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之上覺察不
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
看恰好○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
音笑貌也而以色為難者色非可以強為也
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
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也哉
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
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
則病於柔順今其告二子者如此得無舉一
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
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

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彊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不敬四則憂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於此矣述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新安陳氏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不違禮以事親二則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敬親四則欲其愛親學者合四章而深體之事親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凡一部論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同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

背音佩有聽受而無問難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愚聞之師曰朱子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顔子深潛純粹慶源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悉井反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顔子之不愚必曰退省其私者

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
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
子與言終日則所言多矣今存者幾惜哉○
朱子曰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
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
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
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
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
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
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退省其私私者他人
所不知而回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
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皆是與中
庸謹獨之獨同○不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
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
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知此且
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
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
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退非夫子退乃
顏子退也發啓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啓
發今省其私乃有啓發與啓予之啓不同○

顔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問顔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顔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問亦足以發是顔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顔子踐履之實處又曰與之言顔子都無可否似箇愚底及退而觀其所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南軒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此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覺軒蔡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潑潑之意夫子再以不愚而信之所以深喜之也○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

待言說而自觧其意心融是不待思惟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雲峯胡氏曰顔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無難疑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顔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顔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顔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且不徒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已所獨知之地顔子蓋真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為慎獨之學者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朱子曰大

綱且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朱子曰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本意以為已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是為已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 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於視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察密於觀也　安所樂音洛下同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程子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彊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為善果是為己果是樂否○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為己而讀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為己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彊者故又觀其所

樂○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略略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又曰初間纔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彊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倨傲勉彊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倨傲了心方安○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

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
不安也蓋所以既為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
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勿軒熊氏
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
發端處心
是全體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平聲言以深明之○程子曰
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
也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眸子
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
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
亦可以自考○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
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
意知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
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
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新安陳氏曰與每有新得相反而所知有限新安陳氏曰與其應不窮相反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朱子曰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此却是知新重○溫故方能知新不是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溫

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著果無所得雖溫得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問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道理即是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又日昔之所得雖日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尋繹則亦未免有廢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

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尋繹其所已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之觀人非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

程子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朱子曰君子才德出衆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徧如夷淸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問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是成德全才之

君子問子貢汝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偏處○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不器者矣○勉齋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為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雲峯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衆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

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朱子曰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臆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慶曰此說好○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慶源輔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事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正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也○雙峯饒氏曰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

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朱子曰只爲子貢多言故云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踈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曰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

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南軒張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於親踈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也所謂比也○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朱子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

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效其所為便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

合恁地做自家不會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
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
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臬兀不安如人學
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
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
如何却不曾去射也如何得○思則自當有
得如食之必飽耳○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
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
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
學者亦粗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殆殆
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
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
思所以盡精微日學不事於踐履如學以聚
之正為聞見之益而言○慶源輔氏曰學之
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事然此之謂學則指
習事而言耳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
外雖愈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
不習其事則理事為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
扞格而無可即之安故危而不安○新安陳
氏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粗識思而

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

○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新安陳氏曰五者中庸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雲峯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爲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爲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有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繹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謂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倪氏曰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

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强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袪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旣入於邪必害於正○問集註云攻專治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一無道理自不去學○慶源輔氏曰常言一事一件皆為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為仁而非聖人所謂

仁所以為異端○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訓已是闢楊矣○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以先儒謂後人託為之蒙莊出而祖老氏自此以後始為虛無之祖而為異端不可辭矣揚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凡非聖人之道者皆異端云○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

以遠去聲之不爾則駸駸音侵然入於其中矣汪氏炎昶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者故集註有取於程程說之痛切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力為多○問何以只言佛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闢楊便是闢老如隱道長往不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與之相似○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兼愛做得來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入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是實○勿軒熊氏曰韓愈云佛者夷狄之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為之惑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新安陳氏曰程子之時名公高材皆為佛氏之言所陷溺惟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皆所以闢異端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卞人子路好去聲勇蓋有強上聲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朱子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出求其知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

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終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知了只為子路性勇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知用是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知者以為已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甚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南軒張氏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強其不知以為知非惟人不我告己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

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不知者以為不知則人必我告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符用反也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干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

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新安陳氏曰人以我爲尤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去聲者守之約新安陳氏曰夫子分聞見言行疑殆對言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博則無可擇多聞多見學既博矣必於多中精以擇之闕其所未信未安者則非從焉庬雜之博擇之既精然後加謹愼以言行其餘之已信已安者而所守方得其約約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約也非切要之約而苟簡之約爾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闕有如此則言必當而人不我尤行必當而已無可悔矣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新安陳氏曰祿在其中餒在其中仁在其中直在其中樂亦在其中其訓皆同言

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朱子曰此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耶○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聞見亦互相發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見當闕其疑殆然又多易言易行之○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已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日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不得然德行既脩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多聞多見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

著録說聖人不教他干但云得録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干字○又曰人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為言行之資也自寡聞見而積之多聞多見而擇之精擇之精而於言行猶曰必謹焉其反身亦切至矣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未敢必其絶無也君子亦脩其在己而已禄之不必得非所計也故曰禄在其中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豈真教之以是干禄哉○問學干禄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禄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禄否曰雖不求禄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禄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

為道豈是求祿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蔡氏曰擇精守約固重學博亦不可輕聖人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見而識皆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孤寡將何據以為擇精守約之地耶○新安陳氏曰子張有務外求聞之失故夫子教以反求諸內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新安陳氏曰顏子終身簞瓢閔子堅辭費宰豈有此問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雲峯胡氏曰學干祿即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在我有反求之道學者惟當求

其在我者則祿將不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三字正為干字而發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反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倉故反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新安陳氏曰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至情即性之發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

窮理也

新安陳氏曰居敬窮理者明吾心以照枉直之本而居敬又為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大居敬洪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為大而又窮理為貴也○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是便是直非便是枉○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情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此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為善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己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衆而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

夫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己事上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去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慶源輔氏曰凡聖賢之言與事其有本效感應處皆當以此意推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新安陳氏曰不期而然乃自然之感應何暇於使之然哉莊孝慈舉善而教蓋不使之使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新安陳氏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爲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貨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新安倪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善兄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

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

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孝友爲之本也○此全在推字上令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爲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新安陳氏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表出推廣以爲家政之意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音御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平聲之至理亦不外是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

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爲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爲政之事夫子告以爲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 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 音厄 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 去聲 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或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朱子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雙峯饒氏曰行之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

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矣○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

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新安陳氏曰正謂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為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見皇極經世書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新安陳氏曰損其過而益其不及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楚禁反緯術數之學也朱子曰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

故隨時更變○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
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
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
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
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問其闕者宜
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
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
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
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戾周恁
地纖悉周緻秦與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
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
虐漢興定是寬大○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
言否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
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
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
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
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
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太
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
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

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德則損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新安陳氏曰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音扶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新安倪氏曰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三綱五常即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

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新安陳氏曰天地之常經以所因言經也古今之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世而不易制度隨時世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麽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旁親遠族不當

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問士得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况士庶乎如士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户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曰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已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勉齋黄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為而為一則當

為而不為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来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為是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臨川吳氏曰非其鬼謂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而不為是不為其所當為者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為而不為其懦可知一過一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苟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焉庶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為所當為矣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